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四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論

本論上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

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綂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輙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

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拈出五弊最爲切當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日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群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讒疾遂使

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

德未治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訾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員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

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唯上之所取不可謂乏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之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興德化惟

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歸震川曰可與王荊公萬言書參看

茅鹿門曰歐公異日相略具見于此矣

不足用於上而下已竭矣不一蘇秦寓而事關於

制度不可勝擧出法者日益繁雜一切苟且不顧五

代之時其法未備也是所謂彼得致之使皆可致之

時又不能敎之先禮樂而久不得乎

茅鹿門曰歐公與日相略具見于此矣

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引入門戶

比喻

提出一篇主意

上下兩扇詳言得失與前二意相應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浸論都確
當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

字字與上相反

結下扇

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
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
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載之患徧於天下豈
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
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
子效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連用六個勝字相應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唐荊川曰議論正大知見得大頭腦處

徐文昭曰釋迦生於周定王時與孔子老聃並出

則三教乃天地一劫處况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處所以雖魁奇俊悟之士咸宗其教歐公言修本以勝之是巳然僅區區於禮儀之習其何能勝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病，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

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儉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

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左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

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必變此理

佛亦有弊當救妙論

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

育之勇，孟軻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驟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茅鹿門曰：歐公本論較韓子原道差勝一層。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

人不得亦然
畜者可
不為之寒心

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畊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甚為痛哭）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嘆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

一總提出下乃節節分疏

士虜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費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畊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嘗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

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
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
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
出脫浮圖
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
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欲盡而後來者未
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
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
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
以戰鬭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

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
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
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
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
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
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
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
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
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

大壯健者任畊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自田既壞而併兼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

描悉民情
可悲可涕

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耕耘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過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飫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

切中

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
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
畊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
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
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
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
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
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
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廳擴

爲得

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人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常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

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遷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捄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

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是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顧瑜屏曰指陳情弊淋漓痛快有志甦吾民者不

可不置之坐隅反覆展玩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

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亂賊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

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

定也

若唐門曰正統論凡七篇晚年刪為三按此晚年所

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

人益自孔子殁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决則是非之與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以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與、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

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

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

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

東晉

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覸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

雖虐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琊起江表位非

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非是）
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
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
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
當以朱子之論爲正
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
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
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
魏
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
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

引證正大

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斥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强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

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斥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歟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斥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爲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

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

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歸震川曰統猶絲之有緒王者一四海其子孫雖

衰廟祀未絕統固在也故孔子作春秋必書

春王正月以周衰而統未絕也朱子作綱目

必帝蜀而寇魏吳以漢衰而統未絕也歐公

辯秦不當爲閏梁不得獨僞固是若以東晉

爲非統而欲黜之議不無有未當焉

乃入是一篇主意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

進一步開指

三言足盡偏聽之弊

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蚤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

全用原文只略綴一二議論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唯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非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直到此處纔見頭腦

禍亂敗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名言

唐荊川曰歐陽公諸論最爲痛切然其行文不如三蘇婀娜紆徐須參互之爲入神解

聽言二字
一篇主意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

深入就裡發明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議又深入一步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茅鹿門曰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於中略點綴數言自是一體○若史遷傳伯夷却又通篇以議論為敘事正與此互相發明

知之於至察國亦知之獨其主不知耳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茅鹿門曰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為議論而
於中略點綴數言自是一體○若史遷傳伯

陸公衡見之案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看他正論必本其說之自而隱括人情折衷之故往往痛快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

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悦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

發揮中已曲而明不復叅

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歸震川曰是謂明辨

春秋論下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是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耳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仇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

五辯使
無躬問

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

到此纔下手

稱美又敎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理勝

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

有此一證辨析得當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毋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歸震川曰趙盾正案許止翻案洗發辨析

胡思泉曰歐公之論大綱上儘見得但不說所以
然處必若胡傳之說始足以服其心

春秋或問

孔子刪詩書則詩書所傳不止於今所傳明矣歐公特明春秋不必求之遠止故從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

而爲之辭

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

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謂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茅鹿門曰識好

顧瑞屏曰大類題跋

名言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引証處無不透骨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二篇大意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

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五莫錯落

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斷○上○通○前○力○爲○流○發○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類劉向諫昌陵疏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一句言承挽有力）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呂東萊曰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直臻神解至朋黨論風骨愈全

茅鹿門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透骨尋常思索不到尋常筆力發不出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將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愈快）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謂他一句
勝何處

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呂雅山曰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呂東萊曰文字緊曲折辯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歐文卷之四終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五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史論

唐書兵志論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

唐兵三変 處如掌

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葢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葢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于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葢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

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歸震川曰風神機軸逼眞太史公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
纖悉
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
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
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
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
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敎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
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

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

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祭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

敘房氏始末節次整然

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

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叅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

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

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茅鹿門曰古禮之亡久矣歐陽於此亦無限悲慨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于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

荆公不堪讀此語

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

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茅鹿門曰論悉文亦跌宕

徐文昭曰一肚皮不合時宜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

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

旁及百家

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可不惜哉。

歸震川曰序事中微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

顧瑞屏曰得史遷神髓

精理

唐書五行志論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大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金四曰木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

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

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

水旱蟲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氣霧虹霓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

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于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皆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茅鹿門曰千古五行灾異之說最爲辯悉可誦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

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

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唐荆川曰議論得大體而文殊員轉澹宕

都是借人言令止一議

五代史唐明宗論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耶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

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

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

戒哉

茅鹿門曰中多名言可爲世戒

五代史晉出帝紀論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

歐陽圭齋說亦以此

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恐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

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

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歸震川曰歐陽公有感於當日濮議故言言痛切如此

叙五代大乱而世宗之賢自見

五代史周世宗論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從又存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至於薨而輒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

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

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討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非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决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唐荆川曰前路感慨後惟直敘

五代史職方考論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

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
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
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
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
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
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
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
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
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

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閏巳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劒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

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寖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爲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

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存、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茅鹿門曰、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嘗州縣分割畫次、如掌、太史公所欲為而不能者、

作[illegible]圖而見於今者以縣之[illegible]

以備職方之考其會計圖置而後[illegible]

皆不見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亂世無所[illegible]

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illegible]合以與前史互見之

示

如公羊穀梁之傳皆鑿也

五代史司天考論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月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名言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搜○根○○○○○

歐陽公自占地位語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于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

名言

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于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言論有本

歸震川曰京房之附會不若文忠之正當也

破千古之疑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于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此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

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識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説與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説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于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

鈔議

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茅鹿門曰、讀韓公獲麟解、與此論世之言祥瑞者、捫心退矣

歐公感慨在此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

名言

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每到結尾悠然不盡

歸震川曰古今不刊之語

五代史唐六臣論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生色）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

歐陽撰次唐六臣傳論而詳遜國諸臣於後其用意深矣

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

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有唐然必不亡（吐氣）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憤極）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顧瑞屏曰唐末大臣非獨裴樞等六七人乃迄今

猶膾炙人口乃知君子麤得如君子小人枉
了做小人

[illegible]失唐事
[illegible]人可涕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燿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燿、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其為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

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

古今情弊　和盤托出

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

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歸震川曰深於世變之旨

顧瑞屏曰千古朋黨之禍經歐公之論而鈎鏤摘抉無遺眞照妖鏡也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葢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毋爲儒者作地步此歐公不欲待天下以無君子處

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

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幷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茅鹿門曰借婦人女子以感慨當世儒生有三歎遺音

徐文昭曰讀歐陽此論其醜詆儒人極矣七尺有盡人生顧不當自立耶

五代史王進傳論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

寫及賢人　更十感慨

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歸震川曰悲酸憤惋

五代史一行傳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

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

書宗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亦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荊川曰史漢以來所不到之論

使人刻骨痛心

字字句句言切漢唐人未察非歐陽公不能見得非

五代史宦者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又換入）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疊下五句日益字）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文亦奇）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

陽公不前摹寫

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

掣○從○來○呼○應○

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王守溪曰指畫弊端言言緊切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員而情鬯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嗚咽悲壯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轉○有○力

不○盡

雙璧之餘

唐荊川曰莊宗雄心處與歐陽公之文可上下千古

歐文卷之五終

開文 二八卷五 呈

易文○○二卷玉○○○○○○呈○○○○○○

古

康熙八日宗雄心公文上